



## 老屋

赵年珍

冬日的午后，读舒婷的《真水无香》，读到诗人说的“心灵家园”，温馨沁入骨髓。心灵家园，确乎总是和童年、和故园的老屋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。

我们在老家乡下有两幢老房子，一幢建于上世纪40年代，比爸爸还年长好几岁；另一幢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，那一年我刚考上师范，早早工作的妹妹已有人提亲，妈妈说老屋过于破旧，怕人家瞧不起。于是趁着暑假，请了泥瓦匠，一家人起早摸黑，爸妈做大工，我们姐弟做小工，一个月，两层楼房的框架结构就立起来了。我进师范之前，父母还特意在里面摆下酒席宴请乡邻，庆祝了一番。等我寒假回家，一幢有着雪白墙壁水泥地板的漂亮楼房就矗立在眼前了，着实让人惊喜一番。

不过，给我印象更深的还是楼房后面的老屋。老屋台基很窄，不到7米宽。小时候家里人多，爷爷奶奶大姑二姑爸爸妈妈，加上我们兄妹仨全挤在一个屋檐下，城里上班的叔叔偶尔也带着婶婶回来住一晚，窄窄的老屋，最多时竟能容纳11人，令人惊叹。在我十岁左右，父母略有积蓄，在老屋后面增建一幢平房，一家人居住才略为宽松。

当我们兄妹仨参加工作时，姑娘们早已出嫁，爷爷也已过世，长年居家的只有年迈的奶奶和爸爸妈妈了，老屋一下子显得空寂起来。

而今，奶奶已过世了，家里只有年事已高的父母。我托职业之福，每年暑假，总能带着儿子回老家小住几日。若碰上弟弟妹妹也能挤出时间回家小聚，父母简直就高兴得无所适从了。这时，不管农事多忙，妈妈总会放下地头一切活计，在家里一边忙着做各种美食，一边笑眯眯地看着孙子外孙们打打闹闹。爸爸呢，总是不顾妈妈阻拦，要冒着烈日带了孩子们到池塘去采莲蓬，说晒晒太阳没关系，孩子太娇嫩了容易生病；还说我们兄妹几人，谁不是太阳下晒大的。孩子们一听可以划船摘莲蓬，哪里还管什么热不热，一窝蜂就跟着跑出村子去。骄阳下，田埂边，一个老头，四个小孩，浩浩荡荡，颇为壮观。我们姐弟也乐得清闲，便到后面的老屋去看看。

老屋久不住人，散发出一股冷气和霉味。堂屋里，太阳透过亮瓦把光斑投进来，增添一些生气。灰白的墙壁上，还留着我们儿时的奖状。一时仿若岁月倒流，多少尘封的往事，都在我们踏进青石门槛的那一刻复苏过来。

小时候，爷爷让我们午睡，就在地上铺张草席，规定太阳光斑落在堂屋正中时开始睡，等光斑爬到东边的墙角时，我们就可以起来吃冰棍、捉知了或钓鱼去了。弟弟如果不肯睡觉，爷爷就会说，梁上的燕子在骂“贱三爷”呢（弟弟排行第三，“贱三爷”是爷爷给取的绰号）。弟弟看看屋梁上，一双燕子果真歪着头，朝他叽叽喳喳，简直没理由不相信爷爷的话，于是只好睡觉。

时光如同魔法师，多少往事，都在这日影流转中消逝了。突然间想起儿时某件可笑的事，和弟弟妹妹谈起，两人都说忘了。于是又谈起各自记忆中的趣事，我也一脸茫然。呵呵，原来同一屋檐下，彼此的记忆选择竟如此不同。老屋啊，你该记得，我们说起的点点滴滴？

冬日的午后，目光流连着这样的句子，“一座豪华的公寓和一座半倾的泥屋比较，前者满足生活的舒适和需求，后者更能慰藉灵魂的渴望”，内心也随着文字轻轻颤动。何曾不是如此？这些年，我们离故乡越来越远，房子越住越宽敞，但每个假期，总停不住归乡的脚步。只为远方，有父母期待的目光，还有古柳下静静等候的老屋！

## 悠悠乡情

朱郑汇

童年的村落对于我可望而不可即，自从闲置的老房子租出去后，已很长时间没有回去了。最近租客乔迁新居，细碎的事情还要处理，我和父亲便踏上了昔日的故园。

镇上的变化有目共睹，很多改善民生的工程项目纷纷开工。走在街上，周围的一切让我倍感生疏，记忆中的家乡似乎越来越模糊。

来到村子的入口，一排排灰褐色的房子映入眼帘。或许是年久失修，墙角的水泥块早已脱落，裸露在外的石头上长满了青苔。一旁堆着各种杂物，从弄堂的深处走来一位老人，提着菜篮子。童年的记忆似乎从巷子深处飘来，阵阵暖流涌上心间。

走进弄堂，木质结构的房子一间间排列。时不时听到“吱嘎”一声，这是木门独特的声响，感觉如此亲切。曾经有晒场是昔日玩耍的风水宝地，如今却显得冷冷清清，伙伴们都已在外闯荡，唯有老人们驻守着家园。

记得小时候，走出家门便来到了晒场，一块块形状各异的鹅卵石镶嵌在泥土中。经过前人无数次踩踏，走在上面如履平地。野草时不时从泥土中探出头来，在狭小的空间中扩张着地盘。时间久了，这些野草就显得如此碍眼，孩子们纷纷挽起袖子，蹲在晒场上清除着。要是谁家的门前还是杂草丛生，定是要被街坊数落一番。

晒场中间时不时摆放着一堆柴火，新的“战场”也就顺利开辟，伙伴们为此欢呼雀跃。傍晚时分，我们很有默契地来到柴火旁，奔跑追逐的欢笑声飘荡在晒场的上空。玩累了，跑回家中“咕噜咕噜”喝上几口水，继续投入到无尽的乐趣中。天色渐暗，袅袅炊烟在空中随风而逝，家中飘散出来的诱人香味四处弥漫，召唤着晚归的孩子。这时我们早已饥肠辘辘，一溜烟就跑到了家中，欢闹的晒场恢复了平静……

处理完家中事务，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，要走了。”回去的路上发现很多间房子大门紧闭，角落的蜘蛛网诉说着它的哀愁。我放慢了脚步，睁大眼睛看着，不断用手触摸墙面，短短的弄堂竟走得如此漫长。

本版摄影 梁溪

总第 5568 期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三江



## 回不去的老家

岑燮钧

有多少人怀念老家，有多少文章把老家描绘成诗意栖居的地方。这是我知道的。没有一个人不怀念自己的童年，老家是童年的代名词。一度，我也去寻访过，却发现老家已是院墙剥落，瓦楞错乱，污水横流，蛛网缠绕。但是，感情是想象的调色板，一旦远离，它总是给老家涂上了几分温馨的色彩。

在城里居住的人，总是怀念乡下的细雨。是的，那雨是闲暇的，不紧不慢，弥漫在田野上。你若是撑一把伞，走在这样的小径上，是可以寻觅出诗意来的。但是，倘若你是农夫，那么，你只能感受苦趣——农夫的辛苦，就在他犁沟时满脚的泥巴上，就在他剪菜时弯下去的腰腿上，就在他到家时脱落在地上的湿漉漉的衣裤上。这时候，他想到的不是陶渊明的诗句，而是一盅御寒的二锅头。喝了二锅头，他想到的是倒头就睡。

我是这样的出身，所以，我不怀想老家。

老家的张婶李嫂，也不是你怀想的那般纯朴。我们曾见邻里亲密，你送我一碗杨梅，我送你几个石榴。小的时候，也曾坐在邻家的饭桌上，与青梅竹马的玩伴一起吃瓜果，甚至两家大人为我们结下娃娃亲。大家都穷，大家都穷开心。曾几何时，你发现一切都变了。四周的邻居都不理你们了。为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你们造了高楼，高楼遮住了后面的张婶一家。从此，张婶拉着一张脸，好像你欠了她三百万。隔壁的李嫂也是这副德性，据说是你家移动了一块界石占了他们的便宜。其实哪有啊，这块界石多少年都偃卧在那里，都快沉到地下去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就知道了，你们人缘差了，只有远一点的邻居还能笑脸相迎。你黯然，你伤心，你叹息。等你长大了，忽然明白，远交近攻，从来如此。利益相关，就没有好人了——虽然不全是那样，但反正是不那么纯粹了。你就知道了，美好只在怀想中，而简单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。

多少人叹息城里人同一楼梯不相识，关门之后，再没有串门的人。在乡下住惯的老人，如果移到儿孙这里来，会觉得寂寞难耐，不如老家坐在桥头的热闹。那是因为各自生活的圈子不同，习惯也不同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，如在我辈，反而觉得同一楼梯互不搭界是多么清静。大家微笑点头，一笑而过，没有交集，也就没有冲突。楚河汉界，一清二楚，也就不必为模糊地带勾心斗角。早几年，还有占楼道的，现在是很少见了。各自界定在自己的一方空间里，就没有了非分之心。

古人说，大隐隐于市。在车水马龙之中，在万头攒动之际，有一方自己的空间，不就是你怀想的老家吗？

早几年，我也曾梦想，自己在乡村造一幢别墅。可是，如今的乡村也不是彼时的乡村了。在屋宇错杂犬牙差互之间，纵然能摆得下你的一幢别墅，你能以一己之力让旁边的一条小河不变黑发臭吗？你能让对面邻居家的手工作坊的噪声停歇下来吗？你能开着一辆车畅行无阻在乡村小路上吗？起码，在我的老家，已找不到我的理想家园。

在城里，在城里的高楼上，有闲愁的人们怀念泥土的气息，怀念乡村的悠然。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离开了乡村，离开了老家。可是，他们谁也没有回去，回去也只是探亲，十天半月，甚至更短。当我们携着孩子的手，散步在城市公园的小径上，看银杏树的叶子翩翩落下，在树丛里寻找鸟儿的叫声，徘徊在小河岸边看闲人垂钓，在藤萝架下听戏文悠扬，我们又何尝不恍惚以为这是乡村呢？不是乡村，胜似乡村；不是老家，更胜老家。在更远的乡村，老家已经荒芜；在不远的乡村，老家是城市的初级版本。在一柱擎天的高楼上，你远望老家，云山茫茫；近瞰乡村，烟霭漠漠。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半空里，你似浮非浮，似飞不飞，经营着自己的“新家”。那里窗明几净，鸟在脚下飞，云从窗里出。旭日东升时，比老家更早染红；月上中天时，比乡村更加皎洁。有闲情时，你也可以拉开帘子，站在阳台上，细数星星。不要以为，在高楼上，我们茕茕孑立形影相吊；要知道，我们的心依然与世界一起律动，只是律动的方式不同罢了。在老家，讲着天老地荒的故事，走不出的是大山；在城里，走不出的只是自我，而一旦出门，融入的是熙熙攘攘的人流。其实，走在城市的大街上，对于头上的星辰，我们也不陌生！



## 余秋雨：记忆文学

72

马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戏迷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联盟。如果她去北京演出，那个联盟的各地成员都会用各种交通方式赶到北京，由北京的成员负责接待。在这个群体中，我一律被称为“姐夫”。这一叫，走投无路的我也稍稍有了一点安全感。

但是，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

妻子几次回家，表情奇怪地告诉我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上上下下突然都躲着她的目光。过了一阵，她说，她在剧院的领导职务被解除了。再过一阵，又说，她担任了十几年的全国人大代表被“选掉”了。很快，她的其他职务也像进了漏斗，全都漏光了。等到她身上什么也没有的时候，她想在剧院里做任何事都变得艰难重重。

一位刚刚退休的省委书记把她找去，悄悄告诉她：“他们的‘局’排定了，没有你。你还是走吧！”

她惊讶而又慌乱地看着书记，说出一句话，只在心里问：“他们”是谁？什么叫“局”？我为什么要走？走到哪里去？……

她等着任何一级现任领导人找她谈话，说一个理由，或一个借口。但等了很久，没有一个人来。她也不再有演

出任务。外地剧场来邀请，都有人回答说她“不在”，“去上海了”。后来渐渐明白，他们是在用这种方式，让她自己走。只有她自己走了，才能向观众交代，是她自己放弃了剧种，放弃了家乡，放弃了观众，自己要走。

但是，我还是和她一起在合肥家中。这时我发现自己非常脆弱，闯荡恐怖主义地区时的胆量不知到哪里去了，我居然只是在等待着他们的领导回心转意。我想，如果马兰是话剧演员、京剧演员、歌剧演员，我就不会这么窝囊，因为她还可以在别的城市找到工作。但是，马兰是黄梅戏演员，如果一个人到了北京、南京或其他任何城市，还怎么演戏？因此，要她走，等于要她彻底失去工作，我甚至设想，如果有一个管事的干部来找马兰谈话，我会抢着对他说：“我作为一个戏剧学家，太知道她在表演艺术上已经达到了什么高度，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，在海内外拥有多少稳定的观众群体，而她主持的黄梅戏改革才刚刚开始……”

然而，我没有获得说话的机会。因为一天又一天，没有接到一个电话，没有听到一声敲门。

那些日子，马兰只是等，却不问、不求、不争。她的人格等级和艺术等级，是由许多“不”字组成的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打破。在等的过程中，她一直念念不忘地在猜测其中原因，而且全往自己身上找。“也许那次北京官员来视察，我没有听从省里的意思去参加联欢会？”“也许是我从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思想？”“也许我宣布不再参加评奖，会影响官员的政绩？”“也许他们动员我入党，我因

为怕开会没答应？”……

我说：“一个纯粹的艺术家的，当然与眼下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。但是，造成你现在的处境，主要是一个原因，因为我。全国那么多人在报纸上对我的长时间围攻，给这里的官员造成一个强烈的印象，以为政府讨厌我了。他们在这个当口把你更掉，是一种响应，也是一个机会。”

妻子没有反驳我。是的，说到底，是我害了她。

那年，她才三十八岁。和当年严凤英离开人世，是同样的年龄。

一位七十高龄的老太太在合肥桐城路的人行道上堵住了马兰。马兰一看，是严凤英的同台姐妹，也算是自己的艺术前辈。老太太一把拉住马兰的手，说，“又是三十八岁，他们怎么总是这样，总是这样……”刚说两句就哽咽不止。马兰抚着老太太的背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上海没法留了，安徽不让留了，我们能到哪里去呢？

马兰最看不得的，是爸爸、妈妈的遭遇。就在前不久，当马兰带着剧院到海内外演出让大家风光无限的时候，爸爸、妈妈几乎天天都遇到热情的笑脸、诚恳的问候。现在，大家听说“上级”不再理会他们的女儿，大多数笑脸和问候都立即冰冻了。老人家又回到了做“右派”的年月，面对着一双双冷眼。少数人想走过来安慰几句，却又前前后后地警惕着不要被别人看见，像做地下工作一样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凌虹波